明慧週報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 WWW.MINGHUI.ORG

丹东版 第 245 期 2016 年 9 月 7 日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访华会关注法轮功

【明慧网】（明慧记者英梓渥太华报道）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前往中国参加 G20 峰会前夕，加国总理办公室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特鲁多访问中国期间，人权是对话议题之一，法轮功（受迫害）作为核心人权问题，是加拿大所关注的。

2016 年 8 月 26 日，加拿大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即将出访中国，参加 G20 世界首脑峰会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发出呼吁：敦促中共停止对法轮功长达 17 年的迫害，释放包括 12 名加拿大人的亲属在内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将迫害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加拿大人关注法轮功　12 万签名呈送总理办公室

8 月 26 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代表向总理办公室递交了 5 万加拿大人的请愿签名，另外，在过去一个月，加拿大各地民众陆续签了 7 万个请愿明信卡，共 12 万签名，要求总理提出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员之一大卫•乔高先生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再度揭露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暴行。乔高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实际数量远远超过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大多数规模巨大的器官移植，其供体来自被杀害的无辜的人，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在接受采访时，乔高说："希望总理向习近平提出停止迫害法轮功。"

17 年迫害让幸福家庭破碎　母亲仍受折磨

加拿大公民鲁鸿雁女士的母亲陈慧霞，1998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前，她曾受乙肝、肝硬化、胃病、子宫内膜异位等疾病的折磨，每年都要住院，并长期服药。修炼法轮功几个月后，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了。

因坚持信仰法轮功，两个多月前，陈女士被中共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河北省石家庄第二看守所里。

鲁鸿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母亲遭受了酷刑，她被长时间绑在一个铁条椅子上，不许移动。严重损坏了她的健康，使得她站立和行走都非常困难。目前，母亲身体非常虚弱。"

鲁鸿雁还说："我母亲第一次被捕遭受迫害是在 2003 年。当时，我的父亲被迫花费近 6000 加币将母亲赎出看守所。此后，当局为了逼迫我母亲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持续骚扰我家并殃及街坊邻居。如逼迫我的父亲与母亲离婚，恐吓开除父亲公职，要街坊邻居给母亲施压，若邻居不合作就恐吓开除公职。"

因为修炼法轮功，鲁鸿雁无法回中国探望母亲，她已经有 11 年没有见到母亲了。

好人受酷刑　儿子在加拿大为父呼吁

多伦多居民李喆讲述了父亲李晓波因坚持信仰在中国遭受的酷刑迫害。李晓波于 1996 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体变得健康，人也变得祥和，在个人利益上不争不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深受周围人的尊敬。

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李晓波于 2005 年被中共当局非法监禁 8 年。被监禁在四川德阳监狱期间，李晓波遭酷刑虐待、强迫劳动，被迫在冬季赤裸身体、赤脚站在水中罚站，从数小时到几天几夜。他被强行洗脑数年，出狱时左眼几乎失明。

2014 年 4 月，李晓波因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再度被当局绑架，后被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再度枉法判刑 8 年。

加拿大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席李迅在发言中表示，迫害必须停止，正义终将伸张。他说："自 2015 年 5 月以来，已有 20 多万中国公民站出来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酷刑罪、反人类罪。所有参与迫害者最终都将被绳之以法。"

特鲁多总理访华前夕，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全国 280 多个市镇展开汽车之旅，将法轮功受迫害和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告诉加拿大民众。◇

【明慧网】2016年8月27日，法轮大法亚洲法会前夕，近千名来自亚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印度尼西亚峇里岛的乌拉莱体育广场集体炼功。早上六点多，阳光普照大地，法轮功学员的黄T恤被晨光照耀，折射出金灿灿颜色，搭配湛蓝的天空，场景壮观殊胜。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

善解纠纷的年轻律师

（明慧记者吴思静报道）人们找律师，都希望律师能帮助自己在纷争中占上风，甚至希望律师利用法律的灰色区域为自己争赢。但是，修炼法轮功的27岁斯洛伐克律师彼得则有自己的处世之道。

彼得说：“在我这个职业中，我看到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纷争。其实从长远角度看，帮助当事人化解矛盾，善解纠纷，比击败对方更好。”

他引导当事人保持平和心态，不要用极端的想法去想对方。彼得说：“即使你与别人有纠纷，你也可以尊重对方，多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也的确有负气而来的人，认同了彼得的建议，与对方和解，没有到法庭上与对方剑拔弩张。是啊，多一个敌人和多一个朋友，哪个更好呢？

彼得还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了，那时他还不到20岁。这让他的父母倍感欣慰，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里，他们知道彼得心里已经有了一道严格的道德底线。

彼得说：“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有矛盾，因为孩子很容易被社会上的负面东西影响，抽烟、喝酒……最糟糕的是，人们不再正向思考问题，不再想成为好人，而是互相争斗。法轮功教我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向内找自己的问题。”

■ 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 彼得

从七年前开始修炼一直到现在，彼得一直没有停下向人们讲法轮功真相的脚步，他说：“法轮功让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更好的人，这是值得万分珍惜的。现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我们当然要站出来说话，迫害必须结束。”◇

■ 年过八旬的洵姨（左二）每天在台湾旅游景点发传单、举真相展板，让游客明白“法轮大法好”。

双眼黄斑病变消失了

【明慧网】生活在纯朴的南台湾、年过八旬的洵姨，气色红润，笑容可掬，行动自如，人生老来能如此健康，是人人称羡的事。洵姨说：“这都是法轮功的恩赐。”

洵姨在60岁时，双眼患严重的黄斑病变，长庚医院眼科医生表示无法医治。她的右眼视力只剩0.1。

65岁时她又得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因压迫神经而手术，术后伤口细菌感染，险些丧命。

一天，社区办公室发出通知：公园里免费教法轮功。洵姨来到公园，一炼法轮功就觉得全身舒畅，她想：这可是宝贝，可以救命。不到半年的时间，她双眼的黄斑病变消失了，不再需服用任何药物。老伴和子女非常支持她修炼。台湾景点有很多大陆游客，洵姨常年去那里举真相展板，让游客听闻“法轮大法好”的福音。◇

九年冤狱 九年残忍折磨

【明慧网】我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五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有多种疾病缠身，特别是严重的风湿病使我走路、上班都很困难。修大法后病痛不翼而飞了，我走路一身轻，同事都说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第一次冤狱迫害：遭扒光衣服踢打、电击，不准睡觉，喝水，上厕所

二零零五年，丹东市元宝区法院冤判我五年，同年七月十四日我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由于我坚定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不转化，他们就对我进行残酷迫害。当时原五监区恶警赵笑红任队长，她叫我每天除了出工、收工走路外，其余二十三个多小时全罚我在地上蹲着，并且每隔一个小时换一个人轮番的看着我。不准我睡觉，不准喝水，不准去厕所，不准洗漱，每天只给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发黑变质的窝头。

二十多天后的一天，由于饥饿、困乏使我支持不住，眼睛不由自主的闭上，突然，恶人王玫一把大刷子（刷浆糊用的大刷子）打过来，当时我眼冒金星，眼睛立刻什么也看不见了。有人告诉我：说我的左眼球充血，整个左边脸全部变黑。从那以后，他们才开始让我半夜一点至三点睡两个小时觉。

还有恶人蒋怡、姜冬梅、刘小艳、陶刚、高明娟，她们把我关在活动室里群殴，我喊：“法轮大法好！”她们就将我衣服扒光，用裤头和袜子堵住我的嘴，又用胶带捆住我的手和脚并按在地上，她们还穿着皮鞋在我身上使劲踢，经检查我身体两侧的肋骨各断两根，致使我一个多月后还不能直腰和走路。七、八月份正值酷暑，她们两个多月不让我洗漱，身上都发出了异味，恶警赵笑红嫌我身上有味，就拿着电棍电我，又叫姜冬梅用凉水浇我。

赵笑红用电棍电我已成了她的“专职工作”，每天两次。一早上上班就开始电我一直到中午吃饭，下午一直电到下班。十二月上旬一个星期天，赵笑红值班，她把我带到铁皮房仓库里，用手铐把我吊在房梁上，扒光我的衣服，只穿裤头，用胶带把我的嘴封上，从早上七点一直电到晚上九点。专电头顶、脸、大腿根、小便等敏感部位。收工回监舍后，又扒光我的衣服，逼我蹲在地上，把我当猴一样让大家看我。

二零一零年九月六日我和同修在丹东汤池镇河深沟村讲真相被人诬告，被汤池派出所的恶警抓捕，在晚上送往拘留所的路上，我心脏病突发，浑身抽的厉害，拘留所拒收，但他们硬是要强行拘留，后把我塞进拘留所大门就走了。汤池派出所恶警开始告诉说：拘留十五天，后又改成劳动教养一年半，再后来却是冤判我四年。

第二次冤狱迫害：每天被打的皮开肉绽，针扎十指；往生殖器、眼睛里灌辣椒，用铁夹夹乳头……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一日我被再次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迫害，监区长汤艳和大队长李哲听别人说：我非常顽固，就从犯人中挑选了两个他们认为最狠、最敢下手的两个犯人赵岩和毕江华来夹控我，告诉他们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能让邵长华转化，就给你们每人一个“省劳”（一个“省劳”可减半年刑）。为了得到这个“省劳”，她们就对我进行不择手段的各种酷刑迫害。每天强迫洗脑，看污蔑大法的流氓谎言电视，逼我写感想，写悔过，我不配合并拒绝。恶警闵畅当时还怀着身孕，骂我自私，不管女儿，并指使赵岩、毕江华使劲打我，嘴巴子象雨点一样不停的打在脸上，脚不停的踢在身上，打的两眼冒金花，两耳嗡嗡响。

时间长了，他们手打累了，脚踢疼了，他们就找来板子打，板子打坏了，他们就拿拖布把打，拖布把打的一节一节的，他们就再找来一根一米多长、一寸粗的塑料管子和一根用四根电视天线拧成的鞭子抽打我。他们把我关在没有监控的活动室里，门窗挡上不让人看见。每天早上六点半犯人一出工就开始打一直打到晚上七点半犯人收工。然后再逼你在凳子上站上一宿。天天如此，不让睡觉，轮流看着。

我每天都被打的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毕江华还拿来一把大椅子，上面摞上两个破塑料凳，逼我站在上面，并命令我腿不许弯曲。腿稍微一动，塑料凳一响，两个包夹一个拿鞭子一个拿棒子就开始不停的抽打。

我在上面站了七天七夜，在第七天夜里下半夜时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昏迷过去了，一头摔在地上。他们以为我装死，又用棒子猛打我的头和脸。我醒过来又昏过去，他们就再用花露水把我喷醒。一直打到天快亮了，他们打累了，又逼我上凳子上继续站着，我宁死不站。他们又找来洗衣板，逼我跪，我说：我一生只给我师父下跪，不会给任何人跪。他们就用绳子把我的手和脚捆在一起塞到墙角。

那时我的两腿黑的象锅底，肿的连裤子都穿不上，两只手肿的比馒头都大，脊背成弓形，头上脸上全是畸形的大包，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肤色，全是青一块紫一块，大腿根和腋下鞭子、棒子打不到的地方恶徒就用手拧，受尽了屈辱与羞辱。

那些天，她们除了在肉体上摧残我，她们还不给我饭吃，不给水喝，不准上厕所。有一次我两天没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尿裤子了，结果被赵岩打的死去活来。有时还强制我坐在地中间，拿我当球踢、用针扎十指；往小便里、眼睛里灌辣椒油和辣椒籽，用铁夹夹耳朵、乳头、小便等；把我的头按在便坑里、水池里灌；往身上浇凉水，一盆盆凉水从头泼到脚，一次几个小时，冻的我浑身抽搐，嘴角歪斜，不能说话，身上的衣服靠体温焐干。

赵岩、毕江华还常常把我按在地上，二百多斤的身体使劲在我腹上、手上、脚上碾；气急败坏的赵岩说要找来一把铁钩要刺死我。有一天中午，赵岩突然用两手死死的掐住我的脖子，使我窒息多时；后来她俩又给我上大挂，把我的手和脚劈开分别绑在床头的四根铁管上，脚尖点地吊起来，同时又找来二十斤重的灭火器用绳子捆在一起挂在我的脖子上……

在八个月的酷刑折磨下，我由原来的一百二十斤的体重降到了不足七十斤，严重贫血。内脏发炎，多处骨折，浑身疼痛难忍。脊椎骨和小腿骨严重受损，脊背弯曲，行走困难，视力、听力极差，一头黑发变成了白发。◇

【明慧网】当年刚大学毕业的我，踌躇满志，认为自己是无冕之王，要为百姓说真话，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可是在现实中，一切都化为乌有。刚工作时，同事写了一篇批评稿件，局长因此差一点丢了乌纱帽，于是天天强调记者要讲政治，为党服务。

当记者的经常在基层，政府的各部委、科室每年至少要上电视宣传两次，让百姓知道他们在“努力为人民服务”。我们报道的情况，如：农业部门所说的土地增产了多少，农民增收了多少；民政部门所说的救了多少灾；水利部门所说的建了水库多少，获益多少；林业部门所说的退耕还林了多少，种树多少；政府领导所说居民增收了多少，厂矿创税了多少等等，对着镜头冠冕堂皇地说一通。

公检法司部门无一例外，每项工作都要按上级指示办。上级是谁？就是党委。工作中想表达个自我、想为百姓鸣个不平、想有个公道，那你就是和共产党作对，和自己过不去。所以学乖了的机关干部，也不关心国家、民族的未来。

2001 年，公安部门让电视台配合诬蔑法轮功。在看守所里，我按公安人员的要求录完了画面，但并没有马上离开，正巧公安陪同人员也没在身边。我站在监室外，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用流畅的语言快速地向我介绍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并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我说：“那可是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啊！”

他说：“自焚者浑身烧黑，头发却没烧着，两腿间的塑料汽油瓶在火中不变形，违反常识；警察拎着灭火毯在镜头前等着，不赶快扑火……”

他见我无动于衷，诚恳地说：“姐，你是当记者的，你想想，你说过多少次真话？！”

这一句话像炸雷，我的大脑被炸开了一样，以往我与同事配合上级要求而造假的一幕幕展现在眼前。

如果政府为了镇压善良百姓而造谣，这样的政府太可怕了！我想到我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技术人员，在“文革”期间，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两伙红卫兵为争抢批斗他而火并伤亡的场景；我又想到我的姑姥爷，辛辛苦苦积攒家业，拥有几亩地，被定为地主，在中共运动的压力下，含冤死去；我们全班同学，也都曾写了批判孔子的顺口溜，贴到黑板上……

我深知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里，被共产党批判的大多是好人。

可是关于法轮功的报道都是公安局政治处写好的稿件，电视台的领导都不能给改动的，何况我？就这样，我又一次配合了造假。除了小时候批判孔圣人，这是我在共产党的胁迫下做的第二件大蠢事！后来我调离了这个撒谎的职业。

2004 年，我因患多种疾病而开始修炼法轮功。短短一个月，奇迹就在我身上出现了。我身上多处的血管瘤消失了。又过了几个月，戴 600 度近视镜的近视眼也好了。我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直到今天。

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幸运，幸运我能在严酷的迫害环境中明白法轮功真相，幸运如今的我身心健康，幸运我是这亿万法轮功学员中的一员，这群人不畏强权、暴力，追求真理、心系他人。在此感谢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传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我也要用善心告诉身边人“法轮大法好”，挽救那些曾经被我用谎言欺骗的人。◇（文／咏真）

【坊间真言】　幸福生活的前提

【明慧网】大连市邪教协会（即大连市反邪教协会）近期在市区内，小区大门口、楼房、围墙等处悬挂印有“幸福生活　远离邪教”的小铁牌。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大连人知道：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是流氓党、腐败党，只有远离中共邪党，才能有幸福的生活。

大连市那些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都陆续遭恶报，断送了自己的幸福：

原大连市委书记、市长薄熙来被判无期，其妻谷开来被判死缓；

副市长张军被调查；

中级法院院长李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沙河口区法院院长曲云杰被调查；中山区政法委书记胡家耿暴毙，年 52 岁；

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王国庆（原大连市公安局副局长），刚刚被提拔，便得癌症死亡。◇

警察拒绝出警抓好人

〖山东来稿〗2016 年 7 月底的一天，晚上八点左右，山东聊城开发区两名女性法轮功学员正在张贴法轮功真相展板，以帮助善良的人们摆脱中共谎言的欺骗。这时一个男子路过，抓住她们的自行车，说：“你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啊？不让贴！”然后给警察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警察说：“法轮功的事不管！没车！没人！”法轮功学员向该男子讲述法轮功无辜被迫害的真相后离去。◇